

封面紀事
CoverStory

寫生——陳慧坤

撰文 | 施如芳 圖版提供 | 尊彩藝術中心

綜覽陳慧坤的一生，彷彿回顧台灣現代史，自清治而日治，光復而民國；在如此動盪變化的時代中，他傾注心力而致的目標，是求達到藝術的真善美。陳慧坤的創作融合中、西、日、台諸多元素，秉持熱情鑽研東洋膠彩、中國水墨、西洋各畫派精神與技巧，一直到70歲希壽後自成一格，展現眾彩煥發和鳴的獨特畫風，穩穩屹立於台灣現代美術史的版圖之上，其美學成就是同時代其他畫家無可比擬的。

在「寫生——陳慧坤百壹紀念展」展出的作品中，陳慧坤將故鄉土地的靈魂畫了出來，同時也將自我清澈剔透的情感智慧投注其中，盡顯對於土地的禮讚與感恩。在他筆下，膠彩細膩的筆觸、水墨的皴法講究，甚至是西畫方面對於色彩的鋪陳，已經不再受制於形式本身的刻板性，而展現了更具容度的繪畫表現；充滿著自在，色溫則捕捉時間的流動，這讓陳慧坤筆下的家鄉景致不再只停留在風景這個印象，而是能夠有著時間、歷史所沉積出來的厚度，有著生活的呼吸、有著生命卓然獨立於日子來去之間的豁朗。

生平

2017年春，大肚山畔樹正翠綠，我們看你來了！

看見我們遍尋不著你的眼神，你忍不住說：「呃，看不到嗎？直著眼看會『無彩工』，來吧，眼睛眯起來，把心眼打開看！看到了沒？在空氣裡，在陽光裡，在我的畫裡，那兒才有我的『真形』。」雖然說過很多次了，你還想對後生晚輩再叮嚀一次：「無論是畫家、詩人、文學家、音樂家、科學家，只要能潛心在大自然中追尋，一定能得到珍貴的啟示。別忘了，大自然是一切的根源和最後的歸宿，人同萬物一樣，來自大自然的蘊藏，無窮無盡……。」但我們極其有限的肉眼，仍關注於你有形之身的脫落，說今天是要來欣賞讚嘆你的，但心裡卻還是有難以割捨的戀戀之情。

105歲，當真不容易呀，你走過105個年頭，剛卸下重重的畫架和畫具呢。你百歲時的留影，左手還扣住塗滿厚油彩的畫板，以孩子般的定睛，癡望著右手緊握的一束畫筆，相片中畫架上那幅〈孫女佳文彈琴〉，終於因為力不從心，沒有完成。聽說，你為此常嘆息，還擇過好幾次畫筆，很懊惱地，「我爸爸這一輩子，除了畫畫，還是畫畫，他不會過沒有畫畫的生活呀！」你的兒女說。

與你前後世代的台灣畫家，大多以早慧留名，他們在30、40歲時就抵達創作的巔峰，之後不免重複相仿的主題，作品質量漸漸疏鬆。藝術家創作生命的形態與週期，顯然是呼應台灣多變的政經環境而成的。你同樣少年得名，同樣經歷叫我惶惑不安的大時代，可是你，打從17歲那年決定要走繪畫這條路起，就沒有改志過，認定了「美」的方向，一步一腳印地往上爬，朝著不見止境的巔峰，努力往上爬，師法大自然，探索塞尚密碼，竟到了70、80歲，還不斷畫出代表作，而你的踽踽獨行，差一點讓藝評家錯過了你。

你說：「獻身於美，樂而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矣！」享高壽的你，活到老、畫到老，台灣美術史的這座山，因而被你紮紮實實地給畫高大了。

山，始終是你繪畫的重要主題；你的人生路上，也橫互著好幾座行路難的大山。父母相繼過世時，你14歲，小弟尚是不滿四個月的嬰兒，一門孤兒，從此全靠有氣喘病的祖母守護。大哥北上讀師範的日子裡，每當季節交替，祖母哮喘嚴重，家事重擔全落在你身上。

家庭

除了讀書做功課，你要挑水、煮飯、種菜，照顧弟妹，最苦的是夜裡幼弟啼哭，還沒斷奶的他，常哭著向你討媽媽，眼皮重得不得了的你，想到明天還要早起上學，便拿虎姑婆吃小孩的傳說來哄他乖乖閉上眼睛。「不應該這樣嚇驚小弟呀」，多年後說到這段往事，你哽咽的聲音裡有無比的後悔和心酸：「可是，我實在沒辦法。」欸，那時候你也還只是

● 陳慧坤畫的風景，是要畫風景的「真形」，即風景在精神方面的相貌，而不是它的浮光掠影。 ● 陳慧坤與陳莊金枝（攝影／柯鏡杰） ●● 陳慧坤闔家合影



個孩子呢！弟弟妹妹想媽媽，可以大聲哭出來，你這個做二哥的，卻得裝得像大人一樣強壯，孤獨、委屈、傷心，都往肚裡吞，對父母親的思念，只能深埋在心底。有時和親族小孩吵架，對方家長竟罵你是「無父無母的野小孩」，好強的你，再也忍不住了，於是，一個人跑到山上，依偎在父母的墳前。風吹過墳頭，也輕輕吹撫著你，你感到一絲絲安慰，順用手身邊的泥土，握出一個個活靈活現的「土埕仔」。你把它們敬獻在父母墳前。從此，你開始喜歡捏泥人，你發現自己傳承了父親的好手藝，而也只有這些土埕仔，默默地，把你無處傾吐的苦，聽入心去。

愈是受欺侮，你愈想往前走。當考上台中一中的消息傳到龍井老家時，你正扛著砍好的柴從山上下來，沉甸甸的腳步，突然飛快了起來，因為，終於掙回一口氣了呀。而後必須住校，但你放不下沒有娘疼的幼弟，每逢星期六一定回

家，放假的時間都花在往返於台中、龍井之間。你想節省交通費，所以徒步走路；為了節省時間，你不走從王田繞過追分、大肚的路線，而選擇攀過大肚山，你說：「我只想趕緊回到家，有我在，小弟『較好騙』，等把他哄到高興了，我再攀過山，回學校去。」雖說年輕力壯，每一趟翻山越嶺，可都是四、五個小時的腳程，但為了讓幼弟有二哥可倚靠，你從不喊累嫌苦，有時途中還會順便撿田螺，抓泥鰍、田雞，回去給家人加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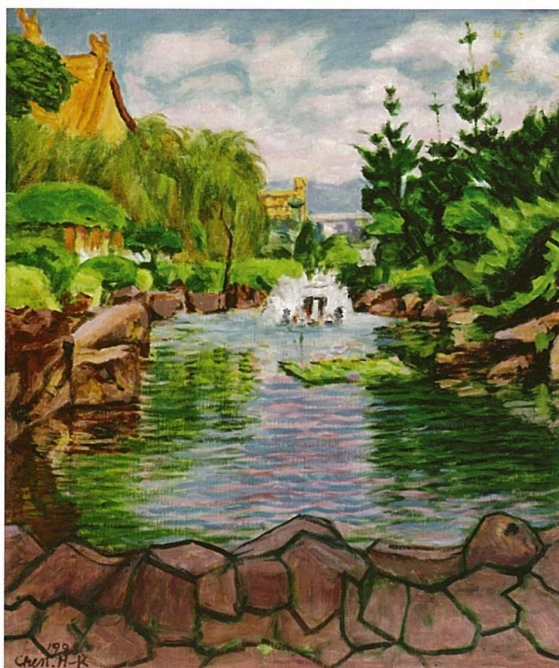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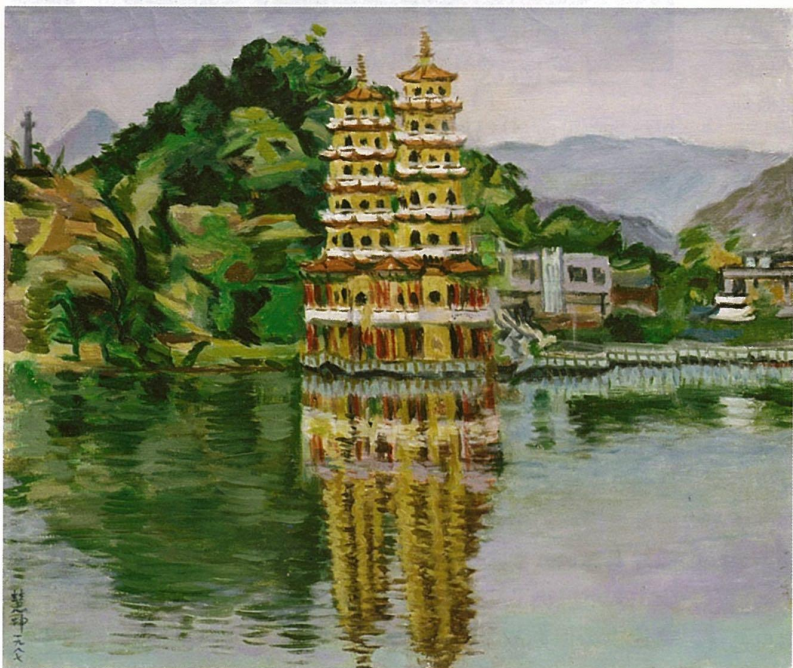
你對藝術，老早有一種說不明白的鍾情，直到那一天，在台中一中的美術準備室，你翻到一本來自法國的畫冊，

西方美術之窗就這樣向你打開了，關於「美」的夢，原來在遠方。為了向這個夢靠近，在孤苦中變得內向的你，多次鼓足了勇氣，正面迎對可能被笑、被拒絕的難堪：你向日籍老師、校長表達要考東京美術學校的志向，請求容許你隨時可使用準備室用功，並主動到校外向明師求教。終於，你考入東京美術學校，成績優異，是少數來自殖民地的高材生。

赴日前後，正值青春浪漫的你，展開了甜蜜的初戀。有一次回台灣，與平日只能寫信訴衷腸的郭翠鳳相見，小戀人難分難捨，還因此錯過了返航日本的船班。不久，她與你同赴日本，成為共患難的妻，在你求職受挫的時候，她仍鼓勵你往畫家之路邁進，並為你生下一女一兒。眼看著生活就要好轉，愛妻竟得了病，驟然拋下你們死去了。你驚魂未定，寄養在有奶水婦人家的幼兒、沒多久竟也夭折，只剩下你，帶著一個晚上會哭鬧找媽媽的三歲女兒，14年前苦心「騙」小弟入睡的情景，竟然重演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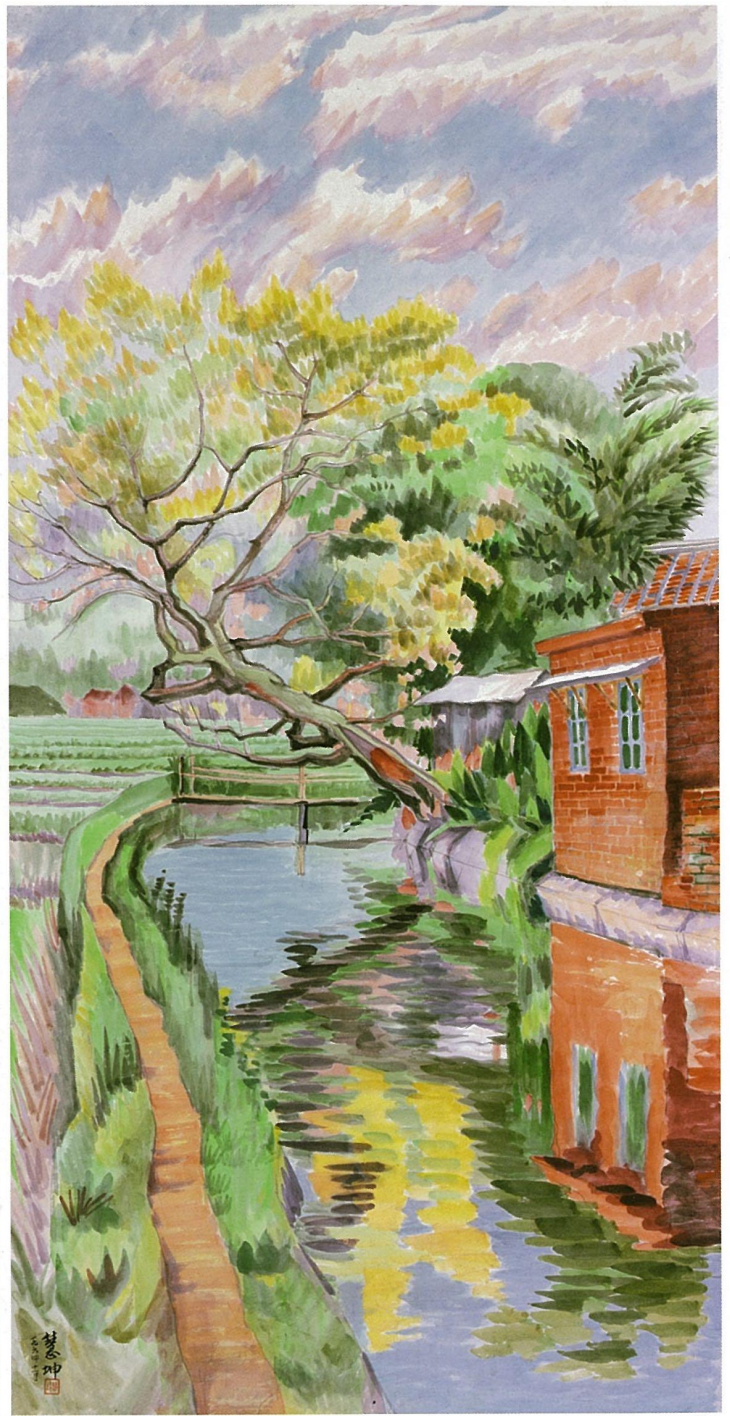
32歲時、你再娶謝碧蓮，夫妻同為老師，重溫完整而穩定的家庭生活。但厄運再度降臨，第二任妻子連生兩個孩子，都不幸夭折，連她後來也患肺病去世。短短10年內，接連失去五位至親的家人，眼淚早已在暗夜裡流乾的你，從此不再相信有神明。

1943年，你終於遇到活潑熱情的莊金枝，你鍥而不捨地追求她，終於打動了從小立志要掌握自己命運的她。你擔心自己的命格帶給新娘厄運，因此，不在家鄉辦婚宴，也沒拍結婚照；這位後來學生們





◎ 陳慧坤 淡江觀音山 油彩畫布 91x116cm 1963 (封面圖版) ● 陳慧坤 畫布 73.3x61.2 1988
 ① 陳慧坤 文武閣塔影 膠彩紙本 178.5x96cm 197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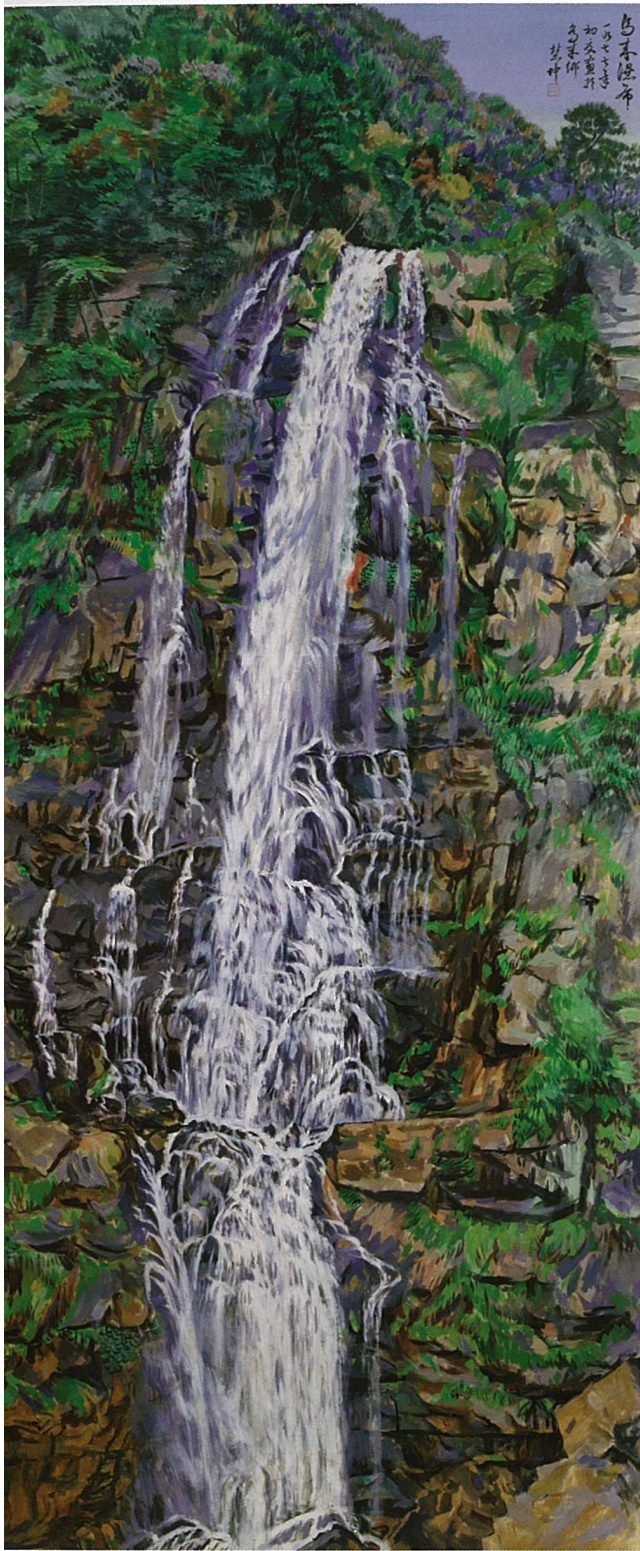


左營龍虎塔 油彩畫布 60.5x72.5cm 1987 ● 陳慧坤 中正公園 油彩
 ② 陳慧坤 六張犁田園 膠彩紙本 137.1x69.2cm 1964

喊她師母的第三任妻子，完全諒解你從童年到今所經歷的生離死別，所以，她接受你的低調，毫無怨言。此後長長的歲月裡，她全心全意為你打理柴米油鹽，生養、教育兒女們，也稱職地扮演一位溫暖而明亮的師母，是她護持住這一家的幸福，呵護你內在那個孤獨的孩子，讓你作畫的心志愈來愈澄定。

你只曉得像修行一般地畫畫，沒想過帶她出遊。有一次

她開口，要你帶她和襁褓中的女兒，到陽明山賞花。你答應了。於是，她十分雀躍地準備了尿布和奶瓶，隨你搭公車，一路蜿蜒上山。不料她才在公車站牌處把女兒餵飽，正想好好遊賞紓懷一番，你便起身，說：「認識陽明山了吧，可以回去了！」呵，縱然你們夫妻緣深，白頭偕老，你這不懂生活情趣的丈夫哪，她總要笑著，一遍又一遍地叨念給兒孫聽。但兒孫記得你是飯後會搶著洗碗的阿公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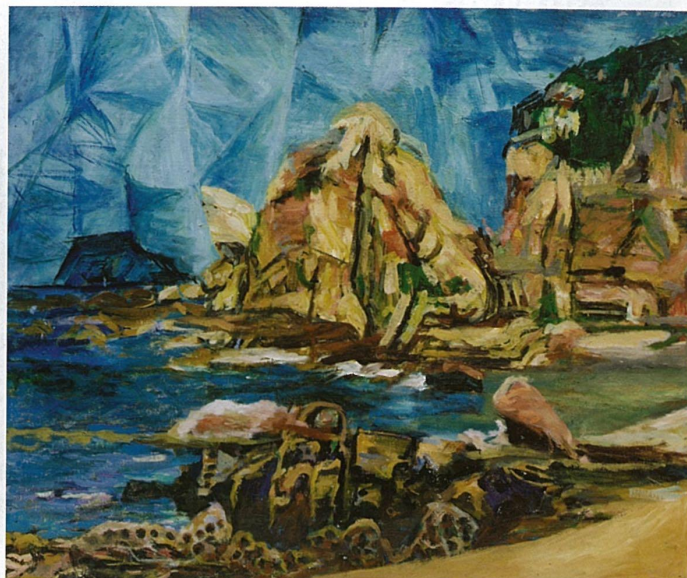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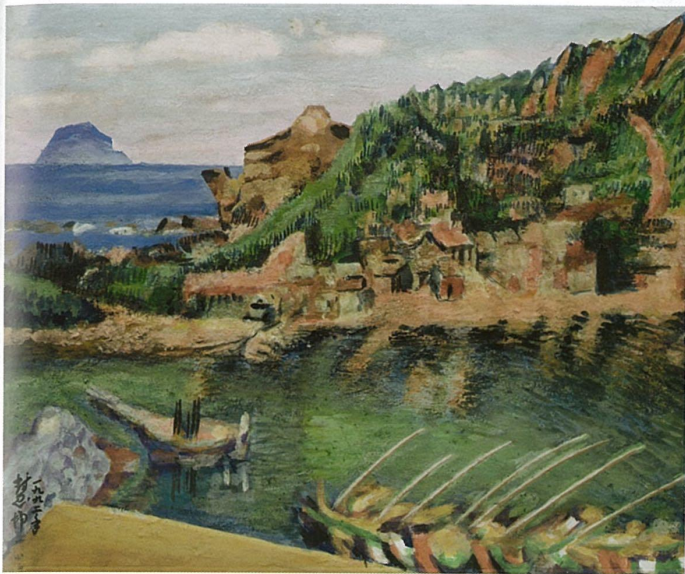
還會跟妻撒嬌說：「女人的決定都是對的，聽太太的就沒錯！」你惦記著妻的犧牲，新婚時，你便承諾她：「妳那麼愛音樂，卻沒當成音樂家，若能生個女兒愛音樂，我一定栽培她。」後來，郁秀16歲就在你全力支持下，到巴黎學習音樂，果然說到做到。

你渴望流浪，走到大自然中寫生，是你折衷而持之以恆的流浪，常是出去就好多天，從來不會打電話回來報平安。一回到家，你想也不想妻為你如何焦心受怕，只顧把畫擺出來，逐一跟妻解釋，這張是在哪裡畫的，把握了或是錯失了什麼，旅途上花了多少錢，遇到了什麼人什麼事等細節，都報告得清清楚楚，偶爾也會取回一些大自然的證物，如海邊的石頭貝殼、山上的花，獻給放任你率性流浪的妻。

你畫山，踩遍了台灣各個山頭。有一次說好去畫阿里山的，卻偶遇了在玉山氣象台工作的氣象觀察員，你一時興起，就隨他上玉山寫生，在山勇的協助下，你爬上台灣第一高峰，還一口氣畫了四天三夜。妻抱著出生才幾個月的小兒子繼平，在家中等得心急如焚。好不容易盼見丈夫身影，她含蓄地問，為什麼要突然改變行程，去那麼危險的地方？你說，人進了山裡，就被想要登上主峰的慾望牽引往，完全無法控制，就這樣著魔地一直走、一直畫，還說：「作為一個畫家，就算因為畫畫而死在山裡，也沒有什麼悔恨的呀。」曾遭死神一路追趕的你，就這樣，甘願受美的召喚，忘我地前進，以近乎拼搏的態度作畫。大自然所顯示的瞬息萬變，似乎讓你從小積壓在心上的無常的陰翳，漸漸地紓解開來。經過漫長而專注的探索，你筆下的風景，產生令人驚異的質變。超越膠彩、水墨、油畫有形的界線，你以陳氏筆法一一「征服」了世界各地的聖山巔峰，例如以中國水墨的松和野獸派的山，將富士山收伏

4

- ① 陳慧坤 烏來瀑布 膠彩紙本 186x92cm 1977
- ② 陳慧坤 淡水白洋樓 油彩畫布 50x61.5cm 1965
- ③ 陳慧坤 野柳漁村 膠彩紙本 45.2x54cm 1992
- ④ 陳慧坤 野柳漁港 油彩畫布 60.9x73cm 1968



成紅色山頭，也能呈現出一股和諧的美感。被評為登峰之作的〈日本東照宮唐門〉，令評者深深動容，想見75歲的老畫家就在眼前，「戴著深度老花眼鏡，坐在桌前，拿起了畫筆，一筆一描，一筆一描，仔仔細細，謹慎而工整，一筆一描，一筆一描，終於以他純樸、自然並稍帶童稚之心，畫出了全屬他自身之神話世界。」

你除了是位畫家，還是位桃李滿天下的老師。1947年，你應聘到師大美術系，展開作育藝術英才的生涯。1949年4月6日，學校爆發了「四六事件」。大批憲警人員闖入宿舍，抓走200多個學生，其中包括隻身從北京來到台灣的學生馮友竹，無親無故的他，經常到你家感受親情的溫暖。剛經歷過「二二八事件」的台灣社會，風聲鶴唳，形勢相當險惡恐怖。可是你二話不說地去到軍營，為他擔保；後來校方以他參加可疑的話劇活動，有意開除他，也是你力排眾議，再一次將他保了下來。

學生記得你上課前總是第一個到達教室，坐在靠窗的位子就光看書，也記得你的法文書上查得密密麻麻都是單字，對你用功的程度嘖嘖稱奇。他們非常喜歡親近你，下課後還往你青田街的家跑。在台灣尚未脫貧、物力維艱的年代，很多1949年從大陸隻身來到台灣的流亡學生，是你家中的常客。學生們記得，老師對照著難得一見的畫冊，解說印象派，師母笑吟吟端來水果、點心的情景，在身心飽足地離開之前，你總要求被他們喚作「小妹」的郁秀獻彈一曲。

藝術

1960年，你親身踏上巴黎，親炙夢寐以求的印象派原作，重新當起學生。布滿粗獷的生活，讓你的命運搖搖擺擺，延宕了37年，才抵達夢土，但你從不放棄，也因此，

夢想沒有幻滅過。時代變化多端，翻過多少波美術的浪潮，你抓緊每一分每一秒，逐夢愈來愈見踏實，你以言教身教告訴學生，守住藝術的崗位，畫就是了。

一個「淡水下坡路」的主題，你用足了研究的精神，同一個紅毛城附近的地點，不同的年代，你前前後後畫了八幅，只為了揣摩路如何消失在遠方的下坡感。當學生嘀咕：「一段路需要畫那麼多次嗎？」你不疾不徐地提醒他們：「用筆一不小心，下坡就變上坡了！」

每年美術系系慶舉辦化妝舞會，你總是精心打扮，常有驚人之舉，譬如穿原住民服裝扮酋長，身手矯健地跳起印地安舞，還有一年穿著緊身衛生褲扮拿破崙，和平日不苟言笑的老師模樣，很難聯想在一起。隨著年紀愈大，你愈來愈喜歡唱歌，尤其是唱給學生聽，你感性地告白：「老師希望你們快樂，要快樂才能畫出好畫呀。」

榮耀

94歲那年，女兒郁秀帶你們兩老去日本看櫻花。車開到上野公園，距離公園內的東京藝術大學，還得步行300公尺。女兒和司機攙扶著你，可是返老還童的你，迫不及待小跑步起來。這是你夢想啟航的所在呀。當時櫻花盛開，你跑到年輕時經常佇足的櫻花樹前，激動地緊抱著樹，還手舞足蹈，一首接一首地歡唱，你回頭問女兒：「酒呢？怎麼沒有帶酒來？」

如今，你寫完一生，回到更單純的世界，與你畫了一輩子的大自然，合而為一了。我們正看著你呢，老人家，你在空氣裡，陽光裡，還在你留給後人的畫裡。

思念有多長，你的生命就有多長。我們相信，從今而後，只要有人再在你的畫前讚嘆一聲，你都要再活一回的。☺